



文学史系列教材

中国当代文学 经典作品选讲

(上)

王泽龙 李遇春 主编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作品选讲(上)/王泽龙,李遇春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622-3975-8

I. 中… II. ①王…②李…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4602 号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作品选讲(上)

主 编:王泽龙 李遇春 ©

责任编辑:刘晓嘉

责任校对:王 炜

封面设计:甘 英

编 辑 室:第五编辑室

电 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京山德兴印刷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490 千字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22

版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29.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目 录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存目)	(1)
叙述的裂隙(李遇春)	(1)
孙 犁:山地回忆	(4)
诗意的诞生(李遇春)	(8)
路 翎:洼地上的“战役”(存目)	(10)
叩问心灵的战争叙事(黄忠顺)	(10)
王愿坚:粮食的故事	(12)
艰难忍受中的崇高(黄忠顺)	(21)
王 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存目)	(24)
官僚主义的艺术批判(李遇春)	(24)
邓友梅:在悬崖上	(27)
那个年代的爱情故事(樊星)	(45)
曲 波:林海雪原(存目)	(48)
革命英雄的浪漫传奇(姚楠)	(48)
宗 璞:红豆	(51)
“革命+恋爱”模式的承续与背离(叶君)	(68)
梁 斌:红旗谱(存目)	(71)
家国同构的革命叙事(陈国和)	(71)
杨 沫:青春之歌(存目)	(74)
叙事模式与象征意蕴(李遇春)	(74)
茹志鹃:百合花	(77)
政治·人性·心理补偿(李遇春)	(82)
赵树理:“锻炼锻炼”(存目)	(84)
叙述的张力(李遇春 姚楠)	(84)
周立波:山那面人家	(87)
新农村的抒情小品(王艳文)	(92)
欧阳山:三家巷(存目)	(94)

革命历史的另类书写(杜正华)	(94)
柳青:创业史(存目)	(97)
新的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张军)	(97)
李準:李双双小传(存目)	(100)
为女性正名(姚楠 李遇春)	(100)
罗广斌 杨益言:红岩(存目)	(102)
红色经典的生产及其他(黄忠顺)	(102)
陈翔鹤:陶渊明写《挽歌》	(105)
历史叙述与个人话语(叶君)	(112)
西戎:赖大嫂	(115)
“中间人物”的悲喜剧(姚楠)	(123)
浩然:艳阳天(存目)	(125)
“十七年文学”的落幕之作(叶君)	(125)
刘心武:班主任(存目)	(128)
穿越政治的启蒙声音(王艳文)	(128)
王蒙:春之声	(130)
色调明快的“意识流”小说(樊星)	(136)
汪曾祺:受戒	(139)
俗界与净界(李遇春)	(151)
张洁:方舟(存目)	(153)
为女性辩护(黄忠顺)	(153)
路遥:人生(存目)	(155)
反抗命运的时代悲剧(黄忠顺)	(155)
张承志:黑骏马(存目)	(157)
精神圣地中的苦难认同(叶立文 陈国恩)	(157)
陆文夫:美食家(存目)	(159)
地域文化与荒诞意识(李继伟)	(159)
张贤亮:绿化树(存目)	(162)
扭曲的真实(李遇春)	(162)
阿城:棋王(存目)	(165)
传统人格的现代塑造(李遇春)	(165)
史铁生:命若琴弦	(167)
宿命中的抗争(叶立文)	(180)
韩少功:爸爸爸(存目)	(183)
寻父之举的精神远游(叶立文)	(183)

残 雪:山上的小屋	(186)
焦虑与幻象(叶君)	(188)
刘庆邦:走窑汉	(191)
异化的复仇(李勇)	(197)
贾平凹:天狗(存目)	(200)
现实中的神话(李遇春)	(200)
扎西达娃:西藏,隐秘岁月(存目)	(203)
神性之维的价值寻根(叶立文)	(203)
莫 言:红高粱(存目)	(206)
生命强力与民族寓言(叶立文)	(206)
马 原:虚构(存目)	(209)
中国式“元小说”(李勇)	(209)
张 炜:古船(存目)	(211)
家族与民族苦难的沉重思考(樊星)	(211)
李 锐:合坟	(214)
“新乡土小说”的混沌感(樊星)	(218)
路 遥:平凡的世界(存目)	(221)
反抗苦难的人间史诗(王艳文)	(221)
贾平凹:浮躁(存目)	(224)
世相与心相(叶君)	(224)
苏 童:1934年的逃亡(存目)	(227)
家族记忆与历史真实(叶立文)	(227)
余 华:一九八六年(存目)	(230)
暴力叙事与思想启蒙(叶立文)	(230)
格 非:迷舟(存目)	(233)
诡秘幽深的叙事迷宫(叶君)	(233)
铁 凝:玫瑰门(存目)	(235)
追问女性的女性文学(樊星)	(235)
刘 恒:伏羲伏羲(存目)	(238)
绝望中的挣扎(李遇春)	(238)
方 方:祖父在父亲心中(存目)	(240)
凸现命运意识的“非虚构小说”(樊星)	(240)
池 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242)
“汉味小说”的代表作(樊星)	(252)
王小波:黄金时代(存目)	(254)

另类的知青叙事(李勇).....	(254)
王 朔:动物凶猛(存目)	(256)
另一种“文革”记忆(黄忠顺).....	(256)
陈 染:无处告别(存目)	(258)
女性意识与超性别眼光(魏天真).....	(258)
刘醒龙:凤凰琴(存目)	(260)
山村教师的道德救赎(姚楠 李遇春).....	(260)
余 华:活着(存目)	(262)
“活着是生命的唯一要求”(叶立文).....	(262)
陈忠实:白鹿原(存目)	(265)
文化寻根与民族心史(李遇春).....	(265)
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存目)	(268)
直面惨淡的历史(樊星).....	(268)
林 白:回廊之椅(存目)	(271)
传奇性与女性叙事策略(魏天真).....	(271)
林 白:一个人的战争(存目)	(273)
女性自我的成长与张扬(魏天真).....	(273)
迟子建:逝川	(276)
生命之河与生命之诗(李勇).....	(284)
王安忆:长恨歌(存目)	(286)
生命与历史的纠缠(周新民).....	(286)
东 西:没有语言的生活(存目)	(289)
生存困境的象征性叙述(荣光启).....	(289)
陈 染:私人生活(存目)	(291)
书写“身体”的先锋及其流弊(魏天真).....	(291)
史铁生:务虚笔记(存目)	(294)
生命存在的终极叩问(於可训).....	(294)
红 柯:鹰影	(297)
诗化叙事与西部精神(李勇).....	(304)
阿 来:尘埃落定(存目)	(306)
权力叙事与历史挽歌(黄忠顺).....	(306)
阎连科:日光流年(存目)	(309)
向死而生的生命抗争(陈国和).....	(309)
北 村:周渔的喊叫(存目)	(312)
非典型性爱情小说(李勇).....	(312)

鬼 子: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存目)	(314)
悲悯背后的愤怒(李勇)	(314)
熊召政:张居正(存目)	(316)
超越文化史观的历史批判(周新民)	(316)
毕飞宇:玉米(存目)	(319)
权力与女殇(李勇)	(319)
李 洱:花腔(存目)	(321)
寻找历史修辞中的个人(魏天真)	(321)
董立勃:白豆(存目)	(324)
好小说与好故事(李勇)	(324)
陈应松:马嘶岭血案(存目)	(327)
奇异而惨烈的底层写作(李勇)	(327)
孙惠芬:狗皮袖筒	(329)
底层的痛苦(李勇)	(340)
后记	(342)

萧也牧

我们夫妇之间(存目)

叙述的裂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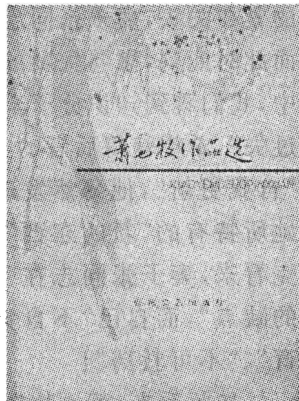
李遇春

关键词：叙述裂隙；革命叙述；启蒙叙述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用生动、朴实、风趣的语言，从丈夫李克的角度，用第一人称讲述了一对青年夫妇进城后的生活冲突故事。这篇小说原载于《人民文学》1950年第1卷第3期。1951年，作者萧也牧因“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篇小说首当其冲。

毋庸讳言，这篇小说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叙述“立场”问题。今天看来，作者的叙述立场并非当年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实际上，作者的叙述立场是复杂的、双重的，这也是由男主人公李克的“革命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所决定的。李克最初的文化身份是现代知识分子，或曰启蒙者，后来又加入了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相对来说，后一种政治身份决定了李克必须走上一条“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政治化道路，也就是向“工农兵”学习，批判自己，否定自己，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弱点”；而前一种文化身份又决定了李克必然会在内心深处，或者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情境中对“工农兵”（小说中实指农民妻子张同志）保持一种批判性的审视眼光，这其实是李克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文化意识的自然流露。看得出来，作者的本意是想站在革命者的立场上叙述，但在叙述的过程中又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与生俱来”的知识分子启蒙立场的支配，这一点在小说的第二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篇小说总共有四节。第一节是全篇的引子，完全是正统的革命化叙述。知识



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李克和农民出身的革命干部张同志之间的爱情故事完全被纳入了宏大的革命政治叙事框架之中。然而到了第二节里,李克和农民妻子张同志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生活冲突、性格冲突和文化冲突。于是,“我们之间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作品中原本得到整合了的个人化的家庭叙事与公共化的政治叙事之间出现了“分裂”。从总体的情感倾向上来看,在这一节中,作者基本上是站在知识分子李克的现代启蒙立场来展开叙述的。在知识分子丈夫的眼中,农民妻子显得是那么的“保守”、“愚昧”、“粗俗”、“狭隘”、“固执”、“嫉妒”……她“无知”地拒绝一切现代城市文明,执拗地一心想根据自己的“农村观点”来“改造城市”。在李克看来,即使是妻子的“艰苦朴素”和“大公无私”实际上也有着“禁欲”和“自私”的嫌疑。毫无疑问,这一节是这篇小说中最受人关注,也是最容易招来批评的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中,知识分子李克在农民妻子面前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一种“文化人”或“知识精英”的优越感。

然而,不应忽视的是,在小说的后两节中,实际上还应包括第一节,作者基本上是站在否定和批判李克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立场上叙述的。在第三节中,作者显然有意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胖胖的资本家公开“压迫”一个瘦瘦的穷家小孩的紧要关头,妻子张同志“爱憎分明”、挺身而出,显示出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本色。而此时此刻,懦弱犹疑的知识分子李克显得黯然失色、相形见绌。所以到了第四节中,我们看到知识分子李克终于主动地向农民妻子“认错”,“坦白交待”自己的“思想过失”,希望获得后者的“再教育”。“放下了知识分子臭架子”的李克在精神上开始“自我更新”,他蓦然发现,原来妻子身上的“保守”、“狭隘”、“固执”之处其实正是她所特有的“新的东西”,而且这一切“正是他所没有的”!不仅如此,在此时的李克看来,妻子张同志在工作中的“急躁情绪”和“简单作风”至多只能算是“革命者的缺点”,而自己“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才真正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如此看来,萧也牧在这篇小说中的主导叙述立场其实是革命叙述,而不是启蒙叙述,他仅仅是在革命叙述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流露了启蒙叙述的文化声音而已。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那个泛政治化的历史语境中,萧也牧的启蒙叙述无疑被放大了,而他的革命叙述声音却被那些无情的批评者所忽视了。

[思考题]

1. 如何看待萧也牧的“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
2. 这篇小说中的叙述裂隙是如何产生的?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中是否具有普遍性?请举例说明。

[参考文献]

1. 延伸阅读作品:《锻炼》《海河边上》《我和老何》《山乡纪事》。
2. 张羽、黄伊选编:《萧也牧作品选》,百花文艺出版社 1979 年版。
3. 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的一封信》,《文艺报》1951 年 4 卷第 8 期。
4. 李士文:《不要忘记萧也牧》,《当代文学》1981 年第 1 期。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他对于织纺，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兴趣。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他这身衣服的颜色，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也觉得土气。但是在阜平，这样一身衣服，织染既不容易，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雨水很多很暴，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冀中是我的家乡。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他们所有的，只是像炕台那样大，或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在这小小的，不规整的，有时是尖形的，有时是半圆形的，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他们费尽心思，全力经营。他们用石块垒起，用泥土包住，在边沿栽上枣树，在中间种上玉黍。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毛巾也就冻挺了。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也就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的，也笑不的，只好说：“你真讲卫生呀！”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不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得弯下腰去。

我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得放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泡，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还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

得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我洗过脸，回到队上吃了饭，就到女孩子家去。她正在烧火，见了我就说：

“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

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只是笑了笑，就走进屋里。屋里蒸气腾腾，等了一会，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围着一盆火坐着。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女孩子说：

“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到我们这里洗吧，多添一瓢水就够了！”

大伯说：“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

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她不会说话，同志，不要和她一样呀！”

“她很会说话！”我说，“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她看见我光着脚，就心疼我们八路军！”

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说：

“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给我做了一条棉裤，剩下的说给她爹做双袜子，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

我连忙说：“叫大伯穿吧！要不，我就给钱！”

“你又装假了，”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你有钱吗？”

大娘说：“我们这家人，说了就不能改移。过后再叫她纺，给她爹赚袜子穿。早先，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是今年春天，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教会了她。还说再过来了，教她织布哩！你家里的人，会纺线吗？”

“会纺。”我说，“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是机器织纺的。大娘，等我们打败日本……”

“占了北平，我们就有洋布穿，就一切齐备！”女孩子接下去，笑了。

可巧，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我们也不转移。每天早晨，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第二天去，袜子已经剪裁好，第三天去她已经纳底子了，用的是细细的麻线。她说：

“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

“用线。”我摸了摸袜底，“在我们那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

“这样坚实。”女孩子说，“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

“能够。”我说。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又好说笑。女孩子的母亲，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还那么结实，耳朵也不聋，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不插言，只是微微笑着。她说，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

女孩子说：“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又说：“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你看，她来查账了。”大伯说，“真是，我们也该计算计算了！”他打开放在被垒底下的一个小包袱，“我们这叫包袱账，赚了赔了，反正都在这里面。”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得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这像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这像置好了结婚前的陪送。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磧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河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另外，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

“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诗意的诞生

李遇春

关键词：理想化；人情美；生活原型；散文诗

与其说孙犁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毋宁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相对于再现外在的社会现实而言，孙犁更热衷于表现内在的生命理想。他曾说：“理想、愿望之于艺术家，如阳光雨露之于草木。艺术家失去理想，本身即将枯死。”又说：“理想就是美，就是美化人生，充实人生，完善人生，是艺术的生机和结果。”孙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小说创作中，确实表现出了一种根据自己主观的“理想和愿望”“美化现实”或者“美化人生”的艺术取向。



《山地回忆》正是如此。这个短篇发表在茅盾和巴金主编的《小说》杂志 1950 年 3 卷第 4 期上。凡是读过这篇小说的读者大概都会对女主人公妞儿记忆犹新。妞儿纯朴、善良、热情，同时也有北方女性固有的豪爽与泼辣。“我”和妞儿可谓“不打不相识”，从初次见面的争吵，到后来和谐融洽的相处，及至多年后“我”对妞儿的深情回忆，可以说，作者是借助了一种“欲扬先抑”的艺术手法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美好温馨的人间真情故事。然而，这篇小说中妞儿的生活原型，以及“我”与妞儿之间的那次冲突的实际生活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据作者回忆，1944 年春，在他随队伍向延安进发的途中，有一天他偶然在一个山村中遭遇到了一场可怕的“炸锅”事件。幸亏他“命大”，有惊无险，只是落得一脸的污水和残存的菜叶。然而，就在他到村外的小河中洗脸的时候，他和一个在下游洗菜的妇女争吵了起来。由于“刚刚受了惊”，加之又“非常气愤”，所以他和那位妇女之间的争吵很激烈，双方不欢而散。有意味的是，几年后这场“洗脸洗菜的纠纷”竟然变成了“引起这段美好回忆的楔子”。不仅如此，实际生活中的那个“很刁泼，并不可爱”的妇女在作者的“理想”中居然变成了一个善良可爱的小姑娘。至于那场让人后怕不已的生活灾难，在作者的笔下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难看出，在《山地回忆》的创作过程中，孙犁对客观的现实生活和实际的人物原型进行了主观化和理想化的艺术加工处理。在作者的笔下，现实生活中的冲突被化解了，女主人公的人物原型也被大大地美化了。诚如作者所言：“《山地回忆》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当然，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其实，在孙犁的小说中，不仅仅是妞儿，对于像水生嫂（《荷花淀》）、秀梅（《光

荣》、吴召儿(《吴召儿》)、双眉(《村歌》)、九儿(《铁木前传》)、春儿(《风云初记》)等等一批光彩照人的女性人物形象来说,她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被视为经过作者美化和加工过的艺术结晶。

孙犁的小说往往具有散文诗的品格。《山地回忆》也不例外。这篇小说在结构上如小河流水,迁徐曼妙,婉曲有致。开篇由“布”想到“山地蓝”,再想到“袜子”,想到妞儿,想到发生在山地的一段往事。结尾照应开头,写妞儿送的袜子被黄河水冲走了,“我”托人带红布给妞儿,表达“我”对她的感念。整篇小说如同一首古雅的绝句,起承转合,收放自如。其中的诗情含蓄而不外露,素朴动人。《山地回忆》是一首素朴的散文诗。和孙犁新中国成立前的代表作《荷花淀》相比,《山地回忆》少了一份绮丽,多了一份冲淡。杜甫诗云“焉得诗如陶谢手”,如果说《荷花淀》的风格似谢,那么《山地回忆》就近陶了。

[思考题]

1. 从《山地回忆》看孙犁小说的创作特色。
2. 试比较《山地回忆》与《荷花淀》。
3. 试述孙犁小说创作的基本历程。

[参考文献]

1. 延伸阅读作品:《铁木前传》《风云初记》《芸斋小说》。
2. 孙犁:《风烛庵文学杂记》,《无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3. 孙犁:《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延河》1978年第11期。
4. 黄秋耘:《关于孙犁作品的片断感想》,《文艺报》1962年第10期。

叩问心灵的战争叙事

黄忠顺

关键词：纪律；爱情；战争；人道主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路翎写过一批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和散文。他的小说非常突出地表现了不同于当时一般战争小说的一个特点，就是善于用细致的笔墨描写战士的内心世界。胡风曾经称赞作者“把战士的崇高的思想感情，宽阔的美丽的胸怀，朴实而忠诚的性格表现得多么深入，多么逼真”。

发表于1954年《人民文学》第3期上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是路翎这批创作的一个代表。这篇小说在一般意义的战争层面，叙说了志愿军的一个侦察班在完成任务的撤退中被敌人包围于一片洼地，班长王顺把心爱的战士王应洪留在身边掩护全班转移，他们二人都受了伤，新兵王应洪伤势严重，他最终选择了为救班长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壮烈。路翎在小说篇名的“战役”上面加了引号，既指他们两人为牵制敌人，在那片洼地里制造各种假象使敌人误以为他们是大部队，集中所有火力造成了一场洼地上的“战役”，也是意指在这样一个战争主题之中，还包含着的另一个“战役”，那就是王应洪与朝鲜少女金圣姬之间爱情与纪律的矛盾在其内心情感中展开的一场更为特殊、也更为艰难的“战役”。

有着严格军纪而又单纯得如同孩子的战士王应洪与只知忠实于自己的爱情憧憬而并不洞悉它的无希望的金圣姬之间的亲近、躲避、慌乱、甜蜜和误解所酿成的这场心灵“洼地”的“战役”，在信奉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路翎的笔下获得了充沛的表现。

